



嘉莉妹妹

〔美〕德莱塞著

嘉莉妹妹

〔美〕德莱塞著

袁柱常 石 灵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Theodore Dreiser

Sister Carrie

本书根据 The World Publishing Co.

1946 年版本译出

嘉 莉 妹 妹

〔美〕德 莱 塞 著

裘 柱 常 石 灵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省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6 字数 340,000

1980 年 6 月新 1 版 198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,000 册

（原上海文艺版）

书号：10188·173 定价：1.30 元

內 容 提 要

嘉莉是年青的农村姑娘，羡慕大城市的物质生活，来到芝加哥做女工。每天工作精疲力尽，衣食还不够维持，在走投无路时，终于做了一个兜销员的情妇，以后又为酒店經理拐走。在紐約，她以偶然的机遇，挤入了豪华的上流社会，她实现了往时的幻梦，但是找不到现实生活的意义，禁不住感到人生的寂寞、凄凉。

本书通过嘉莉的坎坷遭遇，反映了十九世紀末期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下，失业、貧困、饥饿的阴暗面。

DM 72/16

第一章

电磁的吸力 漂泊无依的人

当嘉洛林·米貝搭赴芝加哥的下午班火車的时候，她的全部行装只有一只小皮箱，一只便宜的充鱈魚皮提包，一小紙盒的点心，一只彈簧开关的黄皮荷包，里面放着她的車票，写着她姊姊在凡布倫街住址的紙片，和四块現錢。那是一八八九年的八月。她正十八岁，清秀，腼腆，滿怀着年輕无知的幻想。虽然她心里有些惜別之情，当然并不是抛不下家乡的好处。母亲和她吻別，使她涌出一陣热泪，火車駛过她父亲白天在那里做工的面粉厂，使她喉头感到有些窒息，村里看慣了的綠野在她眼前消逝，使她发出伤心的叹息，而那些把她和少女时代以及故乡輕輕系住的柔絲，不得不就此断絕了。

真的是一站过了又一站，要回去是可以下車回去的。芝加哥就在那里，火車每天来来往往，把这个大都会更密切地連系了起来。哥倫比亞城相离并不太远，就是芝加哥她也曾經到过一次。請問，几个钟点——几百里路又算得什么呢？她望着那张写着她姊姊住址的小紙片，在出神。她注視着眼前匆匆消逝的田野景色，可是立即又改变思路，空洞地猜想着芝加哥是个怎样的都市。

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离开家庭，有两种遭遇，必得其一。或者是，有好人相助而好了起来，或者是，很快地染上了大都市的恶习而堕落下去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不好不坏，是不可能的。大都市里到处是狡计、奸谋，还有更其细微、但是更其投合人情的诱惑。有些巨大的力量，会以洞达世故的人所有的花言巧语，骗人上当。万点灯火的闪耀，和乞爱挑情的眼波，具有同样的魔力。天真坦率的心灵，多半是由压根儿人力所不能及的力量败坏的。市声的喧闹，生活的吆喝，鳞次栉比的楼房，用暧昧的言词叩动那受惊的心弦。倘使没有个有阅历的人在旁边，给她低声指点迷津，这些人世的勾当，不知会把多少荒言、妄语灌入不知警惕的人的耳朵里去！由于不明它们目的何在，人世的繁荣就象音乐一般，往往要把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的理解力松弛下来，然后使它迟钝，然后堕入歧路。

嘉洛林——在家里的小名是嘉莉妹妹——心里的观察和分析能力都还没有成熟。她心里只有她自己，但是性格不够坚强。可是，这倒是她主要的特性。心里充满着青春的幻想，带着发育期还未容光焕发的美，生有一副将来会出落得仪态万方的身材，眼睛透着天真的智慧，她是美国中等阶级的一个典型少女——距离最初的移民已有两代了。她不喜欢书本，根本谈不到知识。她天生的姿态还没有发展完成。还不会搔首弄姿。她的手几乎是沒有用的。脚虽小，然而扁平。可是她已经懂得顾影自怜，敏感于人生热烈的乐趣，渴望着物质的享受。她是个装备不齐的小骑士，妄想到神秘的都市去探险一番，做着空洞的平步登天的幻梦，想把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浪子——踏在脚下，听受她使唤。

“那就是，”一个声音在她的耳边说，“惠司康辛最美的一

个游览区”。

“是吗？”她怯生生地回答。

火車剛出华开夏，她已經老早覺得背後有個人。她覺得他正在端詳她滿頭的頭髮。他一直在那裏繃繃繃繃，由於直覺，她感到後邊對她發生了興趣。她的少女的矜持，和在這種情況下所常有的一種拘謹之感，教她要預先提防這種親近，可是這個人因老于此道而產生的大胆和魔力卻占了上風。她竟回答了他的話。

他俯身向前，把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，以便自己講得娓娓動聽。

“是的，那是芝加哥人一個大遊覽區。旅館都堂皇非凡。你對這個地方不熟悉吧？”

“唔，是的，我不大熟，”嘉莉回答。“就是說，我住在哥倫比亞城。可是，我就不熟悉這個地方。”

“那麼，這是你第一次到芝加哥，”他說。

她一直覺得眼角邊有個人的面孔。紅潤的面頰，淡淡的上頰，灰色的呢帽。現在她回過頭去，把他周身打量一下，自衛和撒嬌的本性，亂哄哄地在她頭腦里打旋。

“不是那個意思，”她說。

“啊，”他回答，很討人喜歡的樣子，帶着裝做說錯的神情，“我以為你是那個意思呢。”

這是一個替廠家到各地兜攬生意的推銷員的典型——屬於當時俗語稱他們叫“銷貨員”的那一類人。他其實適合於一個更新的名詞，一八八〇年那個名詞在美國人中突然流行起來，簡明的含義是，一個穿著、舉止被認為可以討得敏感的娘兒們歡心的人——一個“小白臉”。他的衣服是栗色方格花呢

做的，那时还时新，不过不久就变成生意人的服装了。背心领口开的很低，露出白底粉紅条子的笔挺的衬衫的胸部。从上装袖里，露出一双花式相同的布袖口，扣着大而扁的金鈕，上面嵌着叫做“猫儿眼”的黃瑪瑙。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子——其中之一是永不走样的私章。背心上蕩着一根精致的金表鍊，鍊上系着“共济会”^①的徽章。全身的衣服做得紧窄，配上擦得很亮的厚底漆皮鞋和灰色呢帽。就其所表现的知識程度看来，倒也有些动人；嘉莉对他瞟了一眼，而他这一切的故意卖弄，肯定可以說給她留下了一些印象。

让我把他最成功的举止和方法的最动人的特点記些下来，否則这一类的人物就一去不复見了。第一要点，当然是漂亮的衣飾，沒有这个，他还算得了什么呢。其次是健壮的体格，激动着对女性的热烈的欲望。一顆对人世的力量和問題毋須顾虑的心灵，不是为貪得，而是为五花八門的快乐的无壓的追求而活动的。他的方法总是简单的。主要的因素是大胆，当然这是出之于对异性的热望和爱慕。如果遇到一个年輕的姑娘，他就会以和顏悅色的神情，帶点請求的語調去接近她，結果往往会搭得上腔。倘使她流露一点卖弄风情的味儿，他就往往会表現得更亲近些，倘使她表示“話得投机”，那他就要喊她的小名了。倘使到一家百貨商店里，他就象很熟悉似的在柜台边东走走西站站，問一些行家話。在不太杂乱的地方，如在火車上或車站上，他就把脚步放慢下来。倘使碰到了看样子容易上手的对象，他就全神貫注——請安問好，帶路到会客車去，替她拿提包，倘使拿不到提包，就坐到她身旁，希望

① “共济会”是当时美国商人的一种組織。

能送她到目的地。拿枕垫，拿书，拿脚凳，放窗帘，这一切他都能做。倘使，她到了目的地而他并没有下車替她照应行李，那就是因为，照他自己估計，已經彻头彻尾失敗了。

女人有那么一天会写下整套的衣服經。不管她多么年輕，衣服总是她完全懂得的一件事。在男人的服装上有一条不可言傳的依稀的界綫，为她分清了哪些值得她看一眼，哪些不值得。一个人一旦落到这条依稀的界綫以下，他就休想得到女人的顾盼。男人的服装还有另一条綫，会使女人注意自己的衣服。嘉莉身旁那个人的身上現在显出了这条綫。她起了一种相形見绌的感觉。現在她觉得自己的黑布鑲边的藍布衣服，象是襤褸了一些。又觉得鞋子是破旧了一些。

“让我想想看，”他說下去，“我認識你們城里不少人。衣庄店老板摩根洛和綢緞店老板吉勃生。”

“啊，你認識嗎？”她接上來說，又想起了他們店里的样品櫥窗，曾經引起过她多少渴望。

他終於找到了她的兴趣所在，就熟练地順着談下去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就过来和她并排坐了。他談着衣著生意，談着他的旅行，談着芝加哥和那里的好玩地方。

“倘使你到那里去，你会覺得那里很好玩。你有亲戚嗎？”

“我去看我的姊姊，”她解釋說。

“你得去看看林肯公园，”他說，“和密歇根大街。那里正盖着大房子。那是第二个紐約——偉大。有那么多东西好看——戏院，来往的行人，漂亮房子——啊，你会喜欢的。”

他所描繪的一切使她的幻想起了些兒隱痛。在如許繁華的前面，她显得很渺小，心里有些兒难过。她明知自己所处的不是快乐的境遇，可是他所陈述的一切物质状态，还是可

以寄予希望的。这个衣冠楚楚的人的亲切言談使她觉得有些滿意。他說，看到她就想起了几个紅女演員，使她不禁微笑了出来。她并不傻，但这种殷勤还是有影响的。

“你在芝加哥要住些时候，是不是？”現在他們是在隨便談心，他在要轉話題時問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嘉莉沒有把握地說——这时，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想头，在她脑子里閃了一下。

“几个星期总有吧，”他說，直望着她的眼睛。

現在他們已在言語以外，眉目傳情。他認出了使她嫵媚动人的那揣摩不出的气息。她明白他对自己所发生的兴趣，在某一点上是一个女人所乐意，又是害怕的。她的态度是單純的，就是为了这个緣故，她还不懂娘儿們用以掩蔽真情的那許多装腔作势的小动作。有些事情她表現得大胆了些。如果她曾經有过聰明的同伴，人家一定会警告她，不該那样直望着一个男人的眼睛。

“你为什么問这个？”她說。

“唔，我要在那里住几个星期。我要到店里去看貨色，拿些新样品。我可以領你出去玩玩。”

“我不曉得你能不能。我是說我不曉得我能不能。我要住在姊姊家，而且——”

“那末，倘使她要說話，我們想些办法吧。”他掏出一支鉛筆和一本袖珍筆記簿，好象一切都已經說定了似的。“你的地址是哪里？”

她摸索着荷包，里面装着那張写地址的紙片。

他从后面的褲袋里掏出一个鼓起的荷包。里面装着些紙片，旅程表，一卷鈔票。这給她的印象很深。从来沒有一个討

好她的人，身边拿得出这样的荷包。真的，从来没有一个有经验的旅行者，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，和她这样接近过。荷包，发亮的皮鞋，漂亮的新服装，以及他那一副派头，在她心里勾勒出了一种隐隐的幸福世界，他是其中的中心人物。这使她乐于接受凡是他所做的事。

他拿出一张精美的卡片，上面印着巴莱一加留公司，左下角上印着查利·赫·杜洛埃。

“那就是我，”他把卡片放到她手里，指着名字说。“念做杜洛埃。从我父亲方面算，我们是法国人。”

当她看名片的时候，他收起荷包。于是，他从上装口袋里的一束信里抽出一个信封。“这就是我替他们销货的那厂家，”他说下去，指着信封上的一个图，“斯台特街和莱克街转角。”语音里带着得意。他觉得在这样的厂里做事有些道理，要她也有那样的感觉。

“你的地址在哪里？”他又说，拿好铅笔准备写。

她看着他的手。

“嘉莉·米贝，”她慢慢地说，“西凡布侖街三百五十四号
薛·西·汉生转交。”

他细心地把它记下来，又拿出了荷包。“假如我下星期一晚上来找你，你会在家吧？”他说。

“我想在家的，”她回答。

诚然不错，语言只是心意的模糊的影子。它们是小小的有声的链子，把巨大的无声的感情和意图连在一起。这里有两个，交换短短的语句，掏荷包，看名片，而两个人都觉察不到真正的感情是多么难于捉摸。谁都不能确知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他不知道自己的诱惑已经得到怎样的成功。她也不

明白自己是被吸引了过去，直到他抄了她的地址。現在她明白自己已輸了一着，——而他已取得了胜利。他們早已感到他們有了些交情。他早已掌握了談話的主动权。他說話隨便了。她的拘束消失了。

他們快到芝加哥了。到处有許多信号。列車在他們身边疾駛过去。越过广闊平坦的草原，他們看得見一行、一行的电杆，豎在通向那个大城市的田地里。远远的地方，有城郊市鎮的影子，有許多高聳入云的大烟囱。

曠野里时而有兩層樓的房子豎着，不圍籬笆也沒有樹木，象是逐漸接近的房屋大隊的孤單的崗哨。

对于兒童，对于富有想象的天才，或是对于從未出門過的人，第一次接近大城市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特別是在黃昏——光暗世界交替的神秘時分，那時候生活正從一種氣氛或景象轉變到另一種去。呵，夜的恩賜。它給疲倦的人預備了不知多少東西呵！古老的希望之影不是永遠在夜里重複着嗎！做苦工的人的靈魂在自言自語：“我立即就要自由了。我要過快樂的生活，享受快樂了。街道、燈光、輝煌的餐室，是我的了。戲院、舞廳、茶會、消閑的處所、歡樂的生涯——這一切在夜間都是我的了。”儘管人們還關在店堂里，可是激動的心情早已沖到外面。飄揚在九霄云上。就是最遲鈍的人也覺得有意思，那是在白天万万想不到，說不出的。夜就解除了苦工的負擔。

嘉莉妹妹注視着窗外。人事是這麼容易感染，她的旅伴看到她出了神，不覺對於這城市重新發生了興趣，指出了這地方的奇蹟。

“這是芝加哥的西北部，”杜洛埃說。“這是芝加哥河，”他指着一條渾濁的小河，河裡擁塞着來自遠方的大帆船，船頭緊

觸着漆黑的河岸。火車噴出一股汽，發出一陣玎璫响，鉄軌一陣的轰隆，已看不見了小河。“芝加哥将要变成个大城市，”他說下去。“这是惊人的地方。这里有許多好看的东西。”

她没有听清楚这些话。她心里滿是恐惧，安靜不下来。她开始想起她是独个儿，远离家庭，闖进了人生的大海，要掙扎謀生。她不得不感到有些儿透不过气来，——一陣难过，她的心跳得那么快。她半閉着眼睛，要把它置之度外，想着哥倫比亞城离得并不远。

“芝加哥！芝加哥！”火車服务員叫道，砰地一声打开車門。火車駛进了一个人群更拥挤的广场，場上騰沸着嘈杂的人声。她开始收拾可怜的小提包，一手紧紧地握住荷包。杜洛埃站起来，踢一下脚伸直褲子，抓起他干净的黄提包。

“我想你的亲戚会来接你的吧？”他說。“让我替你拿提包。”

“啊，不要，”她說。“我希望你不要拿。我希望我会到姊姊的时候，你不要和我在一起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很和气地說。“話虽如此，我会在近边的，假如她没有来，我会把你平安地送到那里去。”

“你真和气，”嘉莉說，在这新奇的处境里觉得这种殷勤是太好了。

“芝加哥！”火車服务員拉长了声音在叫。他們到一个阴暗的大車棚底下，灯火已經亮了起来，到处都有客車，火車在慢慢地行动。車里的旅客都站了起来，挤到門口。

“唔，我們到了，”杜洛埃說，带头走到門口去。“再見吧，星期一再見。”

“再見，”她回答，拉住他伸出的手。

“記住，我望着你，直到你找着你姊姊。”

她微笑地盯住他的眼睛。

他們并排走出來，他裝做不認識她。一個面容消瘦的普通女人，在月台上認出了嘉莉，急忙走了上來。

“哎呀，嘉莉妹妹！”那女人說道，接着是循例的歡迎擁抱。

嘉莉立刻覺察到情調的變換。在這紛亂、喧囂和奇異的環境中，她感到冷酷的現實抓住她的手。不是光輝和快樂的世界。也不是娛樂的環境。她的姊姊由於辛勤勞苦，顯得极其無精打采。

“喂，家裡的人都好嗎？”姊姊開始說；“爸爸好嗎？媽媽呢？”

嘉莉回答了，但是眼睛却看着別處。杜洛埃就站在走廊的那頭，到候車室和街上去的門口。他在回頭顧盼。當他看到她看見他，並且已經跟她姊姊在一起，他轉身要走了，留下了一個笑影。只有嘉莉看見了那個笑影。當他走開的時候，她覺得若有所失。在望不見他的時候，她覺得很傷心。她和姊姊在一起，覺得非常寂寞，就象孤立無依的人落進了翻滾着狂濤的無情大海。

第二章

貧困的威脅 鐵石無情

敏妮的住屋，當時就叫做單層住宅，在西凡布倫街工人和職員的住宅區。那些人是遷移來的，還在繼續遷來，每年人口

急増达五万之多。房間在三层楼上，前面窗子俯临街道。街上，一到夜晚，杂货店的灯都亮了，小孩子就聚在那里玩。馬車的小鈴声时隱时現，在嘉莉听来是又好听又新奇。当敏妮帶她走进前門的时候，她凝視着灯光照耀的街道，出神地听着那些声音，看着那些活动，领略着那向四面八方远远地展开的大城市的市声。

汉生太太讲过見面的客套以后，把嬰兒交給嘉莉，自去收拾晚飯。她的丈夫問了几句話，就坐下去看晚报。他是个沉靜的人，在美国生的，父亲是瑞典人，現在畜牧場做冷藏車的清沽夫。小姨子来不来对他是不相干的。她的来到对他并不发生任何影响。他所注意的只是关于在芝加哥找职业的問題。

“这是个大地方，”他說。“要不了几天，你就可以找到个位置。每人都是这样的。”

这是早已默认了的，她将找个工作，自付伙食。他是生性爱好干淨，又爱节约的人，已經在西郊远处定购了两块地皮，按月分期付款，已付了好几个月。他的大志就是将来有一天，要在那地上盖一所房子。

趁着准备晚飯的空隙，嘉莉得到了打量房子的机会。她有一点观察的能力，和女性都富有的这方面的敏感。

她嗅到一种寒俭的生活气味。房間的墙上，糊着不調和的花紙。地上鋪着席子，客堂里鋪一块薄薄的破地毯。这些家具，看得出是穷人仓促之間在旧貨店里收集了来的。

她和敏妮坐在厨房里，抱着嬰兒，直到孩子哭起来。于是，她就站起来走动，嘴里哼着催眠曲。后来汉生被吵得看不成报了，才过来把他抱了去。这就是他脾气可爱的地方。他有耐心。看得出他很爱他的孩子。

“喂，喂，”他說，一面走动着。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”在他的語音里，有着显明的瑞典腔調。

“你想先看看市面吧，想不想？”吃飯的时候，敏妮說。“那么，我們星期天出去逛林肯公園。”

嘉莉注意到汉生对这个沒有說什么。他似乎在想着別的事情。

“那么，”她說，“我打算明天出去看看。星期五和星期六都空，不会碍什么的。熱鬧地方在哪边？”

敏妮开始讲說，但是她的丈夫接了这个話題。

“在那边，”他說，指着东边。“那是东。”接着他就纵談芝加哥的形势，那是从来没有过的长談。“你頂好到河那边去看看，沿富兰克林街的那些大制造厂，”他結束道。“許多女孩子在那边工作。来去也便当。离这里不远。”

嘉莉点点头，向她姊姊打听附近的情形。姊姊用压低的声音，把她所知的有限一点事情告訴她，那时汉生尽是逗弄着孩子。后来他站起身来，把孩子遞給他的女人。

“早晨要早起，我去睡了，”他走了出去，走过客堂到暗黑的小寢室里去睡覺。

“他在老远的畜牧場工作，”敏妮解釋道，“所以五点半鐘就要起床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起来做早飯呢？”嘉莉問道。

“大約在五點二十分。”

兩人共同做完了那天的工作，嘉莉洗碗碟，敏妮替孩子脫衣服，把孩子放到床上。敏妮有一种勤勞刻苦的作风，嘉莉看得出，这是她做不完的苦工所造成的。

她开始明了她和杜洛埃的关系必須抛弃。不能让他到这

里来。她从汉生的态度和敏妮的謙卑的神情里看得出来，真的，整个这房子的气氛，就只配做經年累月的苦工，除此之外，跟任何事情都絕不相容的。既然汉生每天晚上都坐在前房看报，既然他九点钟就要上床，敏妮稍迟一点，那他們对她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她明白，在她想要找男朋友之前，先得找到事情，能够自謀生活。她和杜洛埃的一段調情，现在看起来似乎是非份的事了。

“不行，”她心里想，“他不能到这里来。”

她問敏妮要墨水和紙，那些东西都在飯間的壁炉架上。到十点钟姊姊去睡了，她就拿出杜洛埃的名片写信給他。

“我不能让你到这里来看我。你必須等着，等我再給你信。我姊姊的地方很狹窄。”

她苦苦地寻思，不知在信里再写点什么。想提一提火車上的相見吧，但羞于落笔。她用籠統的口气謝了他的照拂，作为結束。之后又拿不定用什么格式签名，最后决定用疏远的口气，写上“你真实的”，后来又把它换成“你誠实的”。她装上信封，写了地址，走进前房，那里有个凹壁，安着她的床鋪，拉过一張小搖椅，坐到打开的窗口，向外望着夜色和街道，靜靜地冥想。后来，想得倦了，有些睡意朦朧，觉得要睡覺，就换了衣服上床。

第二天早晨八点钟，她醒来的时候，汉生已經出去了。她的姊姊正在飯間里，也就是起坐室里忙着縫紉。她穿好衣服，自己弄了点早飯，然后問敏妮到哪里去看看。敏妮自从跟嘉莉分別以来，已經大大地变了样。她現在才二十七岁，虽然还硬健，但已經是个形容消瘦的妇人，她对生活的看法，受着她丈夫的影响，对幸福和責任的見解，越来越狹隘，較之她在孤